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旣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已酉十月

日書

大横庚庚色粛漆殷血一綫著恠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作磔墓妖虵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郾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下大

明子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閑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工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之不過爲櫛縰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

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鬒眉之不燭姸媸之不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為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

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缾靜如持城其中鏗鋐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歴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

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
其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内莫窮惟樂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
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
柬𤕤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閙聰誠有嚚嚚者
存洶憂畏甚譙攻相彼力田秖繫於逢兟七遇之皆北
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
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疆而子孫

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癲舌唖一時無眼禪匡床几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住少年威儀秩秩賔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瀏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

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叅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

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為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潏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摽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儽隱行恠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眞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眞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刄耳道風既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鎭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彜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其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倀其擿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歙而錫咨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榖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菴銘

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偕隱之

蹟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畧具矣用譚

公之故名之曰長真菴志明初隷唐州營卒在諸縣中

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饑飽寒暑每爲

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産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

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

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嵩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

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于

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

乃即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烱然人望之知為有所養者長真為得人矣幸吾子為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叅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為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揚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爾咮惟鳳篝火縋綆求中産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摐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瑑刻不加王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悪

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顔孟十哲像且以文指爲龕像出于手檜爲難其

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爲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琭刻玄龜導前鶴後翼

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
人星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
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
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
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
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
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為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凛如古之所謂垂紳正

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眞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絶業歛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鵠然粹温見于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欷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奬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顔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

公之篤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㠯東曹掾知雜摧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

利禄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厚公陶甄擕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斵斤子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顔如渥丹雙瞳烱焉彼粹而温既與不可傳者亢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范錬師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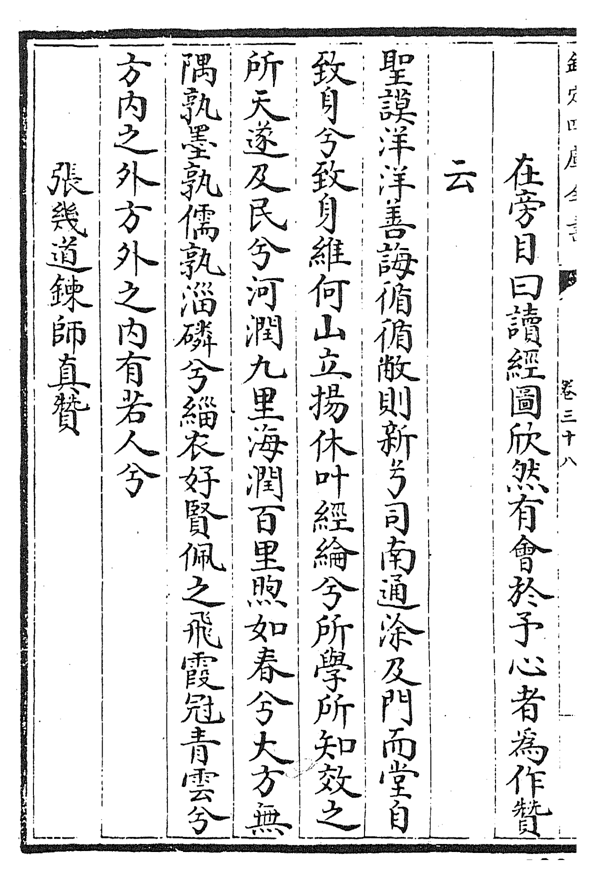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宫時范錬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嶶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錬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宫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横絶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丈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顔之高氣京甫之藴藉仲澤之明鋭人豈不自知蓋天禀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横身於利害相磨之塲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藉



在勞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啟則新兮司南通涂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淄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内之外方外之内有若人兮

張幾道錬師真贊

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絶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龎者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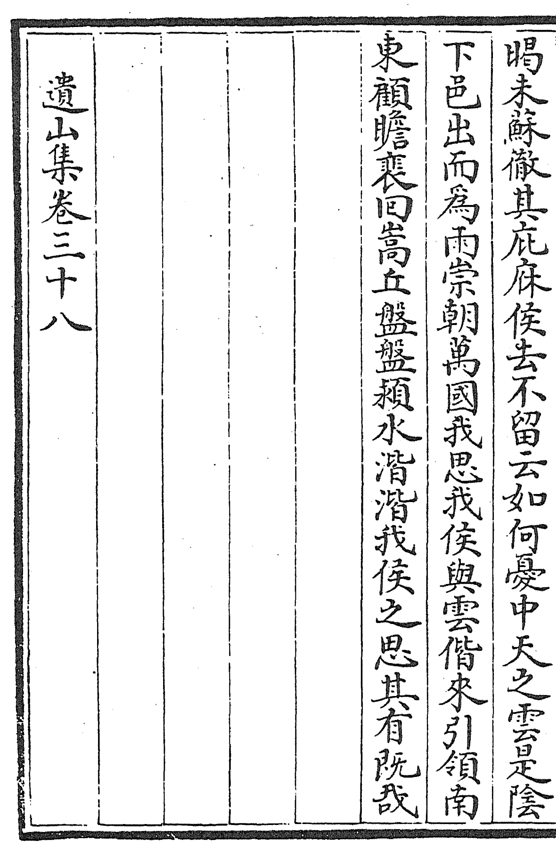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棼絲如沸糜殆若

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宂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纎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逋賦以寛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寛以期日不復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遣田父野叟於塗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

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訟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兹邑侯往矣吾

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淦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縢踵來惠而不鉏饞喙既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歛犂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斁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

爾耒耜安而田畆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隳不勤游末是趍辨爾穜稑相爾菑畬區爾欲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芟蟊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羡餘民拜侯敎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恵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慍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渇未濡敵其泉流子



唱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昰足陰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衷回嵩丘盤盤穎水湝湝我侯之思其有旣哉

遺山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一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

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葢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籍學校教育父凡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

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楹栰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戸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焕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

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渾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揚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

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月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

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閤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閤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閤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

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
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
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
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
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證賴醫者急救之僅
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
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娼者之口亦
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

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抄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令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𨽻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謟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

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佑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顔王仲澤

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内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叔李長源輩數人每示

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
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
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横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
前輩諸公議論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
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
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
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
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荅大用萬户書二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内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

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敲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録中時暑彊學爲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敎無類作人之効可徵言念吾州夊崇廟學傅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慎微字

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絶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内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刼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顧慙小己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厦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

擅施於奔馳戰敚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嚬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梵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

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僊聖所廬斂飛而古栢仍存石潤而仙蒲未老孰爲眞隱再暢玄風揚潘馬之嶶音續覃劉之正脉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傳冲退爲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眞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壁門金闕瞻

星漢以非遥玄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
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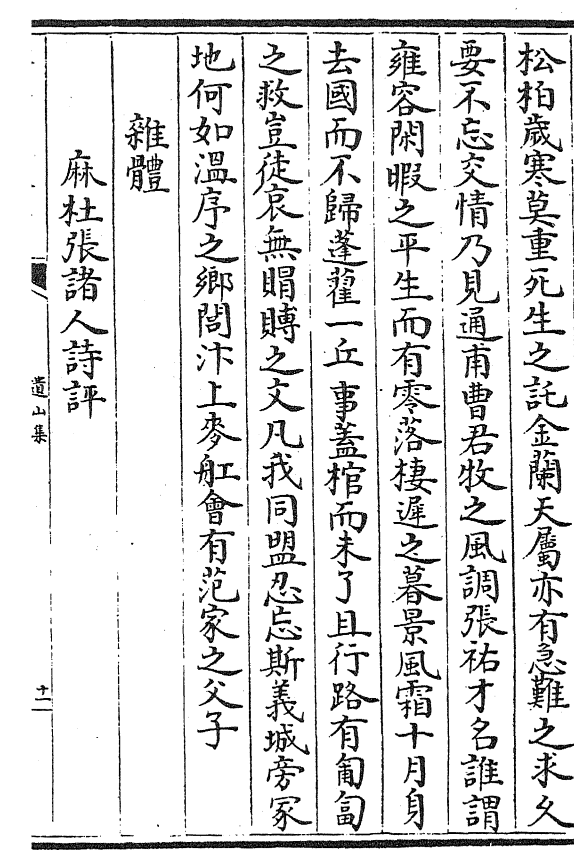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
天淮濟更無别水談空説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
究竟不離當處眷兹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
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覿之鈴
鎚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

相謂共爲推挽雲山改色鐘皷同聲蹔從華表之游盡
華青氊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
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
田園遠歴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皷粥
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深
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槩空孤變遷既異
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

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其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為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敎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為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雚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賵賻之文凡我同盟忽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舡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内鄉山中以作詩為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為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内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虱之微將若

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彀彀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廄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黄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羲黄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

見余詩竊以爲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爲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狂伴蒲團過酒壚横卧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戸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

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盖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於余余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

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秉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户令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恐月之說殆田家媪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

度使衡所著千秋録備矣葢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
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
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
唐詳見於家諜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
平殷高宗冢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
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
宗聞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
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

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
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
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諜蓋自
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
商氏建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諟淳化三年孫何牓
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
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
陳堯咨牓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絶不知所終宗弼大

中祥符五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

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

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稱道

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

侅佖偕倚備傳侅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

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

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沐氏生四子伊灝佾侊詳見

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黄裳牓第一甲第三

人擢第初仕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與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倣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

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
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承議郎
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固冉
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黄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
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
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
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即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
周同固冊丹甬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年李易牓擢第

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撴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令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黙點勲黯黙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謎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牓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

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
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驤國字元壽建炎
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
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
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
師心爲施内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騤皆早世甬
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雨
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

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衙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衎字信叔頴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黄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鄌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糴公乃

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頼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
震城郢摧圮夏人乗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
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
入爲尚書省掾歴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
戸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
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
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善努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
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

天下詔爲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温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當貶逐温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别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顔華

公領陜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歴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陜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烏登棄衆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

巾公瞋目大哮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
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
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
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
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
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𤪌瑝皆業進士瑋瓛
琯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
於德陵朝正大初詔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

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
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
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
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
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
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
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
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

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掠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為之茍可以利物則生死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　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鄖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

物也已下皆晦道堂題詠備在家錄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
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邦商老
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
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
判官林棣姚建榮與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
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
尚書右丞浚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
戶部尚書權叅知政事臺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

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扎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凛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

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渟盡洄洑舒徐之態皷之以長風驅之以汛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温然執擁篲之敬海内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王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熾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禄方來他日羔鴈成羣極人間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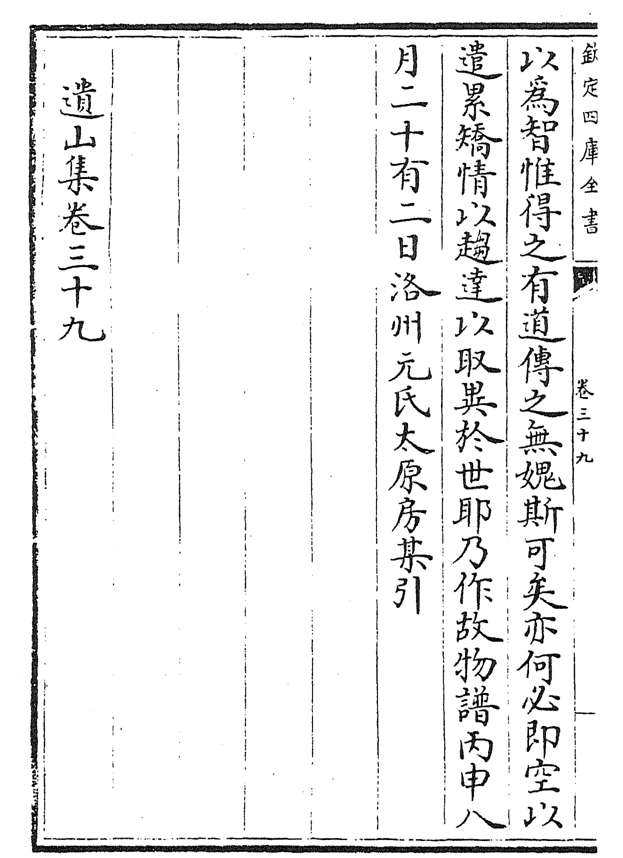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禄一竪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

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

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

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令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



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扵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遺山集卷三十九

遺山集卷四十

金 元好問 撰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道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敬五典之克從方靈臺偃伯之秋宜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繫改作之

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瘥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宫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抛梁東井邑刁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宫

兒郎偉抛梁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兒郎偉抛梁西木鐸新聲換鼓鞞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虀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今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曰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緊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隷新州一朝公廨之遽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加之僦直稍懲公移即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令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皷旗樹入舂陵猶有故鄉之城

郭豈有官爲十萬户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遥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 後逸

外家别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匽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兹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蟫蠧書癡鷄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弋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

圜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尸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虔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顧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欵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

文何預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原內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款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亢

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東臯子北山賦菊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花雨岸松聲一丘白子西所居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户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娩奪園夫之利彼扶揺直上擊水三千鬲杜城南去天尺五生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謡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穫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杖屨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季鷹早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

起居飲食身為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閒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卯翼之未終忽括捲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覽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載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録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塗之荊棘憂虞集喪病踵來㬥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逭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

之可徵載舉玄科竊依真廕棊惟至公立德弘濟爲仁閔其翾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塡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户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縁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户封已迫於通侯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朿是憂果懼痊夭之殃危失保家之長

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真廕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即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廕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

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日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畀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年令爲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兹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捄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
其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
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
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
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
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婿家
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歳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緜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丕逢昌運仕非為已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内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藐是煢獨託

體何從創鉅痛深百霣奚贖人皆有毋今我獨無哀哀昊穹忽此荼毒終天一慟五内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

風塵表物黄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緼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横說竪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太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彦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黄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氷以

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

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葢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

九歌遺音易西山薊東山蒼檜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閑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峰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

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

何自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趍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歛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
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
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青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
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黄帖

蘇黄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尚計少作耶

跋松菴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菴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辯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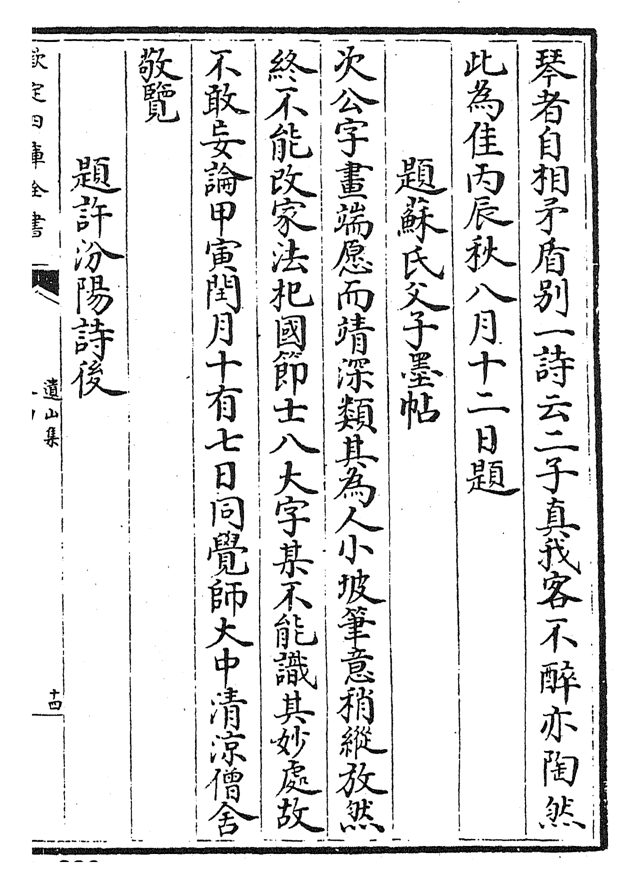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雅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

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黄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㸃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柢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



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把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嵓黄華黄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

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氊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勅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備

矣其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償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細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

仕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内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歛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

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凛凛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竝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

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録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録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文顯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寛之役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

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兹見之予恐後人閲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絶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閉閣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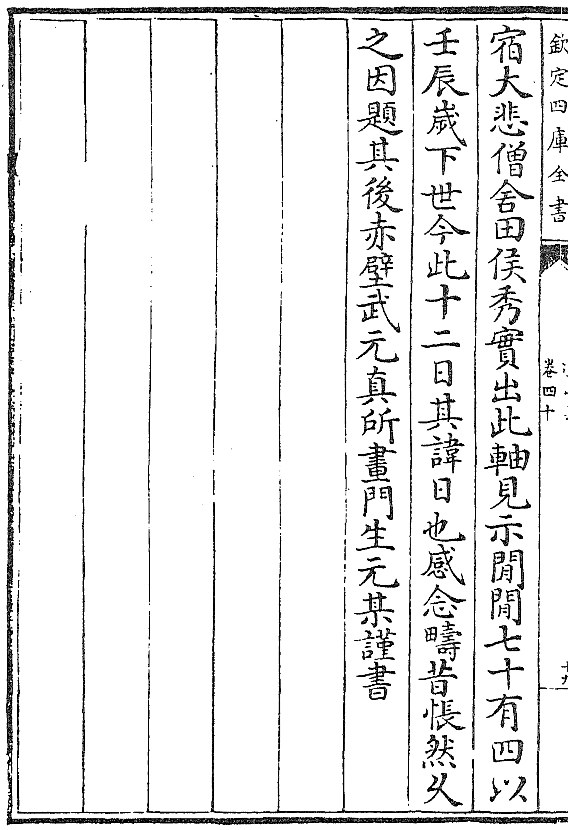
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既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録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喦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嵓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歛東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閒閒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閒閒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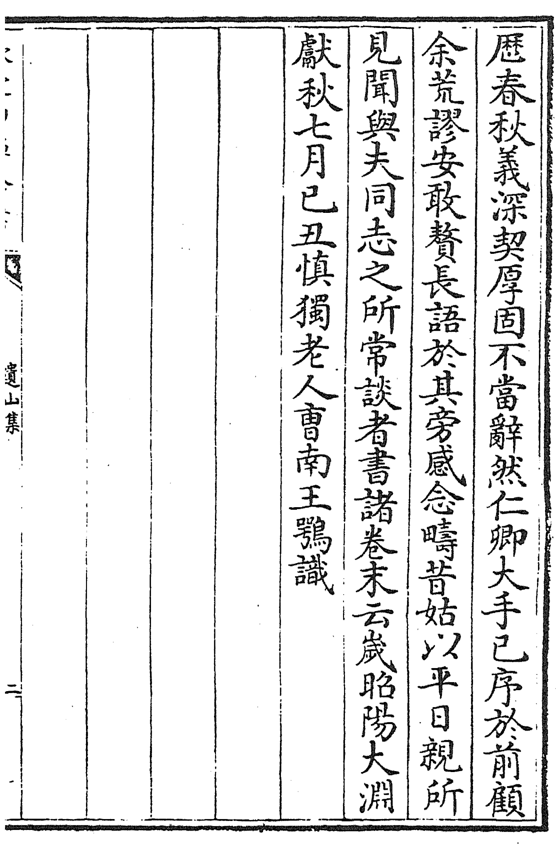


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閒閒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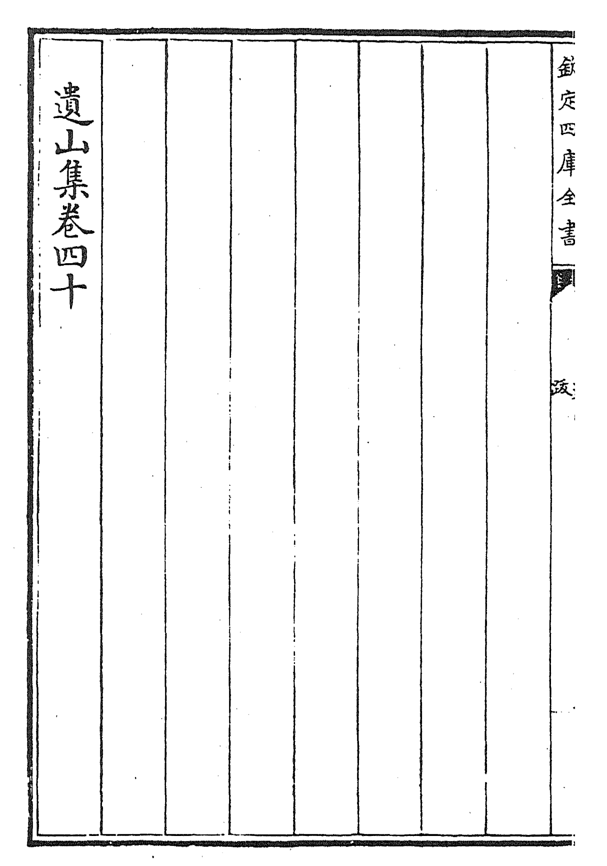
遺山集跋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閒閒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冠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㠯追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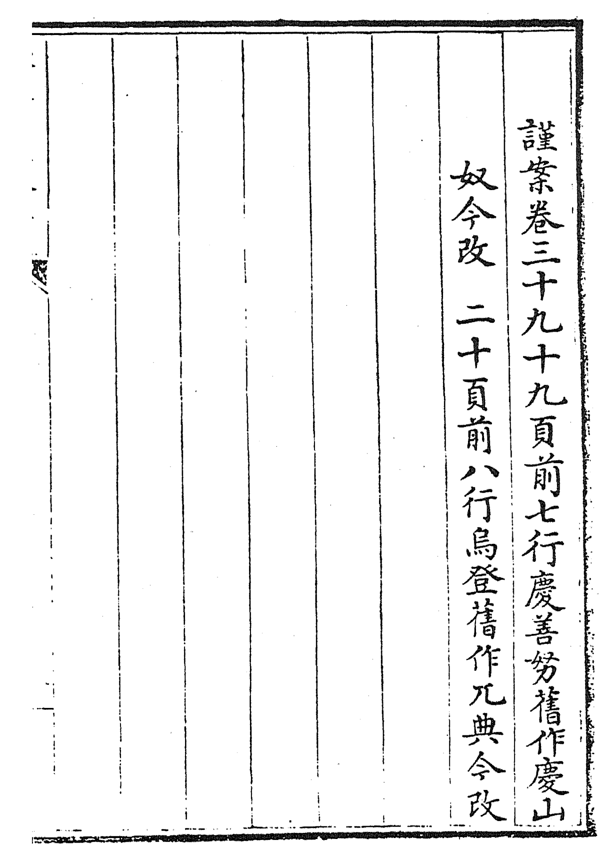
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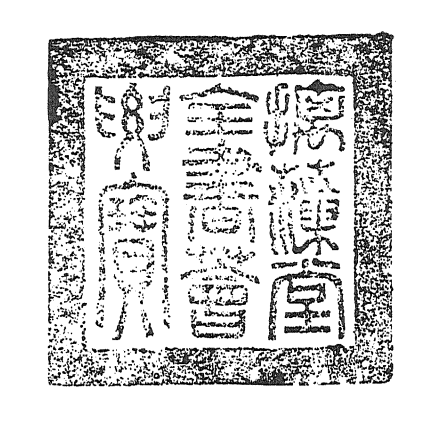
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見聞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遺山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九十九頁前七行慶善㔻舊作慶山奴今改　二十頁前八行烏登舊作兀典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